

把身边这个近处的世界探索完了之后，孩子第一次把目光转向自己。

在复仇女神所造的那口深潭里，或者在家中浴室的镜子里，他把眼睛放进自己的眼睛里，才发现自己看着的是另一个人：上帝。

有那么一瞬，他愣住了，看着自己在虹膜的颜色里被倒了过来。

环绕着自己瞳孔的、永远变幻的风景，向他讲述着地球之外的风景。

灌木后头的一只动物，或走廊里响起的电话，把他分了神，

孩子便回到世界里来，忘了自己刚刚看见的东西。

一个如此贴近的、做朋友的上帝，似乎太容易找到了，因此不可能是真的。

孩子拆毁又建造，在别人的眼睛里寻找上帝；而当他已成了男人，他又发现自己在看自己的眼睛，在自己的虹膜里发现一片风景：被环形山改变，被与别的天体相撞所伤，被太阳烤暖，或被内爆星辰的死亡冻结。

成了男人的孩子再一次看见上帝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开口与他说话：他想知道他是谁，自己该往哪里去。

上帝从镜子里呆呆地盯着他，不给任何回答，而这个成年人觉得自己是在自言自语。

一个啼哭的婴儿，或一只响起的闹钟，把这个成年人带回世界。

一个不回答的上帝，是个聋的上帝，恶的上帝，一个不存在的上帝。

直到这个成年人老了，在清晨洗脸时又一次站到了自己面前：

他眼中那片地球之外的风景——他从那里来，也即将回到那里——又变了；

住在其中的上帝无动于衷地等着他，在缠绕的花丛之间，在神话动物的影子之间，在彩色毛线团的虹霓之间。

那个成了男人、又成了老人的孩子，将启程去自己的眼睛里，会一会 D'io——上帝，与我。